

给 学 生 真正需要的 教 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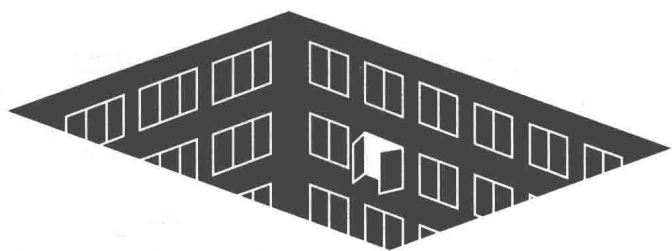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教育特稿精选 ①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主编

给 学 生
真正需要的
教 育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教育特稿精选 ①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教育特稿精选① /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300-24093-0

I. ①给… II. ①中…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2541 号

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教育特稿精选①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主编

Gei Xuesheng Zhenzheng Xuyao de Jiaoyu: Zhongguo Qingnian Bao Bingdian Zhoukan Jiaoyu
Tegao Jingxuan①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8 mm × 239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1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教育怎样，我们的时代就怎样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编辑部不大，却藏着些许雄心。为此，我们追着时代奔跑，下农田，上庙堂，寻他山之石，听一家之言……我们始终在努力为这个时代画像。

快速变幻是这个时代的特质，样态各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时代画像将我们包裹，让我们无从分辨，但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底色究竟如何，存在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答案。因为，任何时代都是由一些可以被称为“基石”的东西构建而成的。

这样的“基石”，就散落在时代的各个角落。当我们来到学校和家庭之时，这些“基石”以各种“课”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很幸运，在江苏省扬州中学，我们找到了一堂历史课。王雄老师喜欢带领学生追问“什么是历史”，拒绝让学生背诵现成答案，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公民素质。在广东省的深圳中学，我们找到了一堂语文课。马小平老师发觉许多年轻人“有技术却没良知”，于是在病榻上开发了自己的人文素养课程，他很少讲教材，却把梁漱溟、哈维尔、王小波带进课堂。

在清华大学，法官何帆将“另一种知识”带进法学课堂，他抛开纯理论的知识讲授，讲现实中的司法状况，培养学生理解复杂社会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领着学生发现中国教育的种种怪现象，培养学生调查分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香港中文大学，陶国璋教授在“死亡与不朽”的课上，带学生去解剖室参观，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各自视

角下的死亡，让学生找到自我价值。

我们甚至回溯民国，在西南联大、春晖中学、耀华中学等过去的学校里“游走”，寻找曾经熠熠生辉的课堂，感受那个年代先生们的风范。

我们的视野进一步开阔，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里，还发现了数不清的“课”：“童话大王”郑渊洁因找不到理想中的学校，而选择在家给儿子开“课”，那里没有分数，没有文凭，束缚被减到最少；上海作家叶开用文学名著为女儿堆出了“语文课”，那里没有说教，没有死记硬背，不保守、不无聊；还有优秀留学生的妈妈刘曼辉开设的家长“课堂”，那里没有“虎妈”，也没有“羊爸”，却有通往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

我们从粗糙的沙砾中，小心地捡拾这些珍珠并一一收藏，不是出于集邮式的癖好，而是希冀从这些“课堂”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关于中国教育的故事，甚至关于这个时代的故事。

在如今的中国教育故事中，我们总能看到，本应承担独立教育功能的中小学被笼罩在大学的阴影下，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日益萎缩。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现今，学校正因不断加盖的大楼而变“大”，因不断扩张的校区而变“大”，因五花八门的技术而变“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育人的本质被压缩再压缩。知识在学生的头脑中呈几何级数增长，可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却被挤到边缘地带。秉性各异的孩子只得挤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里跳舞，在通向考试的路途中，逐渐变得面目模糊。

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亦无须掩饰。在宏大叙事里，问题和希望自然可以藏身其中、相安无事。但在每一个个体故事中，教育的任何瑕疵都有可能把人硌得生疼。

我们的记者采访过一位普通的小学老师，她对记者说，她曾看到过刚入学的小学生为了写拼音，手上磨出了老茧；看到过老师把塞满习题册的厚书包卡进孩子后背和椅背之间的有限空间里，只为强迫孩子坐直；看到过开学时孩子们向老师问好，脸上现出巴不得早点儿说再见的表情。

那一刻，她想到了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小短文《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是啊，中国的教育故事里到底包含着一个怎样的青年？我们像所有老师、家长以及所有教育亲历者一样，焦灼地关切这个问题，一刻不敢松懈，因为我们的教育交出一个怎样的青年，这个青年就会以怎样的姿态加入社会。

如果这个青年冰冷、机械，只懂成绩而不知其他，那么他参加建设的社会就会变得残酷、冷漠；如果这个青年博爱、温和、理性且兼具人文情怀，那么他参加建设的社会就会变得温暖、包容。

因此，我们出发，努力将中国教育故事的图景勾画得更完整、更精细，也试图在这幅纷繁复杂的图景中，找到一条突围之路。

也因此，我们才如此珍视这些努力搜集的“课堂”。这些“课堂”或许并不包含多么深刻的教育理论、多么惊世骇俗的思想建树。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些最平凡的老师、学生、家长身上，在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琐碎故事里，总是包含了一些可以上达于“道”的东西。这种“道”我们可以用很多名字来称呼，比如“爱”“理性”“独立”“平等”“自由”“人文关怀”……

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种像珍珠一样珍贵的“课堂”，散落在时代各处。穿起这些珍珠，是一个耗时耗力甚至没有终点的工作，但我们坚信

这项工作的价值。

感谢出版社编辑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们捧出这串倾注了《冰点周刊》全体同人心血的珠子，希望它发出的光芒，能够闪烁在更多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前行的路上。

《冰点周刊》编辑部

2017年2月24日

目
CONTENTS

录



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教育特稿精选①
Gei Xuesheng Zhenzheng Xuyao de Jiaoyu

序言 教育怎样，我们的时代就怎样 / 1

第一辑 寻真，课堂

法学课里的复杂中国 / 2

历史课 / 13

理科生怎样学历史 / 26

一门“语文课”就够了吗 / 37

第二辑 师道

孤独的教育者 / 50

师说 / 62

过去的教授 / 74

寻找先生 / 87



第三辑 有生命的课堂

拒绝廉价的批判 / 98

生死课 / 109

爱情课 / 121

说理课 / 133

第四辑 学校与人

过去的中学 / 146

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 158

寄宿之痛 / 171

大学的良心 / 183

总统与记者谁杰出 / 195

PART ONE

第一辑

寻真，课堂

法学课里的复杂中国

从2014年的秋天开始，上海律师刘轶圣每隔一阵子，就会在周六前飞往北京。工作再忙，天气再差，也没间断过。

令他赴约的不是一桩了不起的官司，而是一堂课。

每到上课时间，清华大学法学院三楼那间普通的教室里，就会汇聚不少人。有学生，法学院的、外系的；有老师，本校的、外校的；有律师，有法官……学历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后，包括读过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刘轶圣。

引力来自那位圆脸的主讲人和他所讲授的内容——“中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

主讲人名叫何帆，他身上背着一连串的头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法官、几大本洋书的翻译、博士、网络红人。

“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哪个法学院专门开设过这个课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说，正是这位教书十载的法学专家促成了这堂课走进清华。

在他看来，学生们需要“另一种知识”，而何帆就是传授者的合适人选。

“另一种知识”是什么？

从童话到现实

这几年，法学教授何海波最担心的事，就是学生们理解不了现实。

在他看来，法学院更多地将培养重点放在让学生进行法律理论、规

范的学习上。这虽然是必要的基本功，但学生要是光有这个基本功，就会“不接地气”，缺少对实践的了解和操作技能。

这位教授还带过“国际班”——一个从本科生中选出20人组成的“精英班”，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这些学生都非常聪明、勤奋，外语很好，“但缺乏引导”。何海波发现，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党组，不知道人民司法是怎么回事，不去想司法制度未来将会怎么样。

“一个人进入单位，才知道‘党组’多么重要。但在法学教科书里，没有这两个字。他们读了四年法学教科书，就像一直在读童话书的孩子，就这样被送进社会。”

何帆也曾读过“童话书”。读研时，他去听庭审，看到法官犯困，内心非常愤怒：“怎么能在神圣的国徽下打瞌睡呢？！”

可当他真的到了法庭上才发现，很多时候，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也不出庭，没有交叉询问，没有控辩，从头到尾都是检察官在念起诉书，整个法庭无趣乏味，“困得恨不得拿2B铅笔扎自己大腿”。

“理论上的东西，老师都会教，审判独立、法官权威、司法中立这都是真理，没错！”何帆说，“但要看在中国的语境、制度环境下，法院是什么样的，存在什么问题。”

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碰巧遇到何海波。“我一直想开一门课，讲讲现实中的中国司法。”何帆话音未落，何海波马上应承下来，“几乎是一拍即合”。

在训练学生实践层面的技能方面，何海波已经做过一些尝试。

寒暑假期间，学校会安排实习，也鼓励学生做一些论文、调研项目。但他认为，这些远远不够，“法学院的学生更需要理解复杂现实的能力”。

他在行政诉讼法的课堂上，让每个学生写一个跟政府打交道的故事，阅读、分析报刊文章，调查自己家乡县级单位政府机构的设置。最花力气的一次是，他布置了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

“他们兴奋、焦虑、沮丧又紧张。”何海波回忆，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

■ 这些年轻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难题，有的连政府办公室都联系不上。

这就是只读“童话书”的结果——笨手笨脚，不会写诉状，也不懂重要政策实际的边界在哪里。

但在毕业聚会时，这次经历成了好多人口中“四年大学生活中能回想起来的经典片段”。

在与何帆商议之后，何海波立马去跟学校申请，很快就得到法学院的支持。何帆则开始准备课程内容。

那段时间，关于这门课该讲什么、怎么讲，他一边思考，一边打听。他发现有的学校也在讲相似的内容，但以批判为主，解释很少。即使有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介绍，也仅限于新闻报道和法律条文，层次较浅，没有从司法现状和问题出发。

“不少高校的法学院老师可能也并不了解中国司法现实中那些复杂的关系。”何帆推测道。对于这个话题，他计划在课程结束后写一本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备课过程中就能完成。

外接洋气，内接地气

第一次在网络选课系统里看见“中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改革”的课程名时，清华大学法学院大三男生黄敏达默默做了两件事：一、搜索任课教师何帆的履历；二、搜索他的论文、著述。

“当过警察、审过案子、在搞改革……”黄敏达在心里打了一个对钩，这表示此人实践经验丰富。“读过博士，翻译过《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黄敏达心里又打了一个对钩。再一看照片，“五官和谐，顿时心生喜爱”。

与此同时，大一女生易霏霏正在被室友鼓动着选这门课。两个小姑娘早就知道何帆，读过他的书，订阅了他的微信公号，一样热爱“何老师”的文章。

“选这门课要么是对司法改革感兴趣，要么就是慕他的名呗，花痴。”后来担任何帆助教的大四女生姜周斓调侃学妹。

黄敏达原本没想到，这门名字听起来艰涩枯燥，且排在周六的课其实是个“抢手货”。选课期间，他有空就点开页面，“像刷火车票一样刷课”，可就是刷不上。

眼看第一堂课就要开课了，他跟同学、老师打听好时间、地点，心一横，不要学分也要听。

“外接洋气，内接地气。”甫一亮相，何帆就得到何海波这样的评价。把老熟人搬来上课，何海波觉得合适。

因为在这位教授看来，很多学者尽管理论背景深厚，但未必能与实践，而何帆却一直工作在司法改革的第一线。且据他了解，何帆对中国、外国司法的历史，都有过研究和梳理。最重要的是，要能镇住清华这些眼光挑剔的尖子，何帆比许多司法界实务部门的人士多了顶博士帽。

在第一节课上，何帆打开大红色衬底、金黄色栏线的PPT，开门见山地解释自己要讲什么：“这门课教的是跳出法条看待司法；如何理解司法政治；如何看待政法体制；如何把握党法关系；如何分析中国问题。”

随后，这位老师也提了一个大多数法学课堂都会提的问题：法院是做什么的？

与陈述概念的方式不同，何帆告诉学生，要弄清，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政权体系下，法院是什么地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下、党政关系下，法院又是什么地位。

“要撇开意识形态思维。”他上来就提出要求。

在后来回忆这门课时，几乎令所有学生印象最深刻的，都是何帆在这个颇有点“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网络说法）的开头后面，讲了10个自己编排，但脱胎于真实案例的故事。

这些故事借用网络搞笑剧《万万没想到》的模式，讲述了主人公“王大锤”在中国司法现实环境中的各种遭遇。

他时而是法官，时而是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会被上级法院刁难，

■ 会被庭长干预案件，也会被领导派去卖报纸。

“主人公的名字好笑，但这些故事其实很残忍。”黄敏达回忆道，“它们直击当下的问题，比如法官选拔、晋升制度的不合理。”

故事讲完，何帆抛出10组主题词：法统、政法、小组、党委政法委、党组、干部、刀把子、群众路线、中央事权和大局/中心工作。

“这些东西都是法条里面没有的，但你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对中国现实的司法有清楚的认识。”他说。

沉浸在曲折的故事里的黄敏达也“万万没想到”，何帆第一堂课留的作业，一个是考据“干部”的由来，一个是梳理“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还有一个是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局”或“中心工作”含义的阐述，以及法院“服务大局”或“服务中心工作”的政策表现。

“三选一，每个都很难！”黄敏达说。然后他思考了一下，选了自己认为难度最大的第三个。

我不会去论证存在即合理

从敲定到开课，差不多过了半年时间，其间两个“何老师”也讨论过好几回。

何海波还记得，有一次，俩人逛清华大学南门外的万圣书园，回校路上，他推着自行车，何帆拎着一捆书，边走边聊。

“我有三个疑问。”大胡子何海波皱着眉头，将问题连续抛出：“你是不是只讲法条？讲不讲外国法？会不会论证存在就是合理的？”

他希望何帆在这门课上，能够比较开放地讨论一些问题，而不是为现在的司法政策做诠释、做注脚。

直到何帆对三个疑问一一给出“不”的答案，何海波的眉头才舒展开。何帆心里很清楚，这些问题隐藏着何海波的担忧：如果就法条谈法条，就没必要请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讲；如果动辄谈外国司法如何，这门课

还不如更名；如果一味强调制度的“相对合理性”，价值观上就会出现偏差，容易误导青年学子。

事实上，他自己也有一肚子忧虑。根据他的了解，很多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一上来就把法律法条批判一通：“这个立法的是个蠢货；这个立法的是我同学；这个立法的当年没我成绩好，你看现在都立得了法了。”

“学法律是为了捍卫法律，你在法学院的时候就瞧不起它了，怎么捍卫它？”何帆反问道。

而他同样不认可那些过于保守的课堂。“该批评还是要批评，有些问题本来就不合理，当然要改掉。”

在他看来，“了解和理解”是前提。“你不懂它怎么来的，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你改什么，怎么改？你怎么知道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在跟学生谈法官制度改革时，他会强调每个法官都有三重身份——党的干部、公务员、法官。所以要改革法官制度，就会同时涉及干部管理制度。

在何帆讲述的一则故事里，法官王大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受到庭长的干预，非常烦恼。

“现在大家都讲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也就意味着，这个法官对案子可以自己做判断，不用再向他的院长汇报了。”何帆语气一转，“但如果有的法院院长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去过问这个案子，让你向他汇报，那你怎么办？”

在课堂上，他会耐心地跟学生们分析：“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让权力配置更加科学，就算他是院长，是党组书记，想干预案件，也要有办法制约他。”

在学生们看来，这位法官穿着随意，笑容可掬，言语幽默，但他谈论的，都是根本性的实际问题。

最初，何帆对授课方式的构想还是“填鸭”——把知识点总结、梳理好，以自己讲为主，PPT展示和课堂讨论为辅。

仅仅3堂课之后，他就发现，“这帮小孩能力太强了，干啥像啥”，于

■ 是干脆放手让他们主讲。

有一堂课，大家花了两个小时学习“小组”这个概念。学生们轮番上台讲了3遍，最后才由何帆将大家没有发现和掌握的知识点串讲一遍。“连我自己都印象深刻。”他回忆道。

易霏霏对这样的教学方式很满意。她认为自己收获了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双重理解。

“沿着这个‘小组’的脉络，你就知道中国很多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易霏霏说。

即使在这个刚刚进入法学院一年的小姑娘的脑海里，一个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全景也在渐渐出现。

助教姜周斓对何帆怀有一种感激。“我以前认为，理解了社会现实以后，就会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她因此曾对这门课抱有怀疑，但后来她发现，这门课之所以陈述复杂现状，是为了厘清各种历史背景和现实力量的博弈，“才知道怎么改，而不仅仅是要不要改”。

“他当然不是在论证‘存在即合理’。”黄敏达说，他坦言自己从前有点儿“小愤青”，批评欲很强，但在这门课之后，他最终明白，花一多半天时间梳理历史、了解制度，然后再评判现状，方能谈论改变的可能。

难，但还是想上下去

在何帆调整了教学方式之后，黄敏达觉得，“作业压力还是很大的”。

连何帆自己都认为，这课听起来有趣，但要上好、吃透则很难。每节课他都会布置一个专题，让学生交PPT，再选两到三个人来讲。他要求第一个讲完，第二个要跳过重复的地方，而且一定要标清参考文献是什么，“因为这能看出功夫”。

每次上完课，易霏霏和室友讨论最多的就是作业怎么办。两人常常互相对视，然后一起说出：“不知道！”